

doi: 10.3969/j.issn.1007-6522.2014.01.008

王应麟诗论的文本特征及其诗学史意义

蒋寅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以文献考据名世的王应麟在文学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文献学治文学的倾向。相对词科之学而言,诗学在他并非专门之学,但仍显示出南宋诗歌批评的时尚,即注重由追溯语词、典故的出处来治诗学,属于广义的互文性研究。而王应麟的独到之处,不仅涉及保证文本正确和理解修辞,还在于凭藉博学发现古今诗歌创作的相似性,从而对一些文学现象提出独到的见解。其论诗方式通过《困学纪闻》一书对后世的诗歌批评尤其是清代诗话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 王应麟 《困学纪闻》; 诗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2014)01-0091-08

宋元之际最渊博而有多方面学术开拓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学者王应麟(1223—1296),同时也是擅长高文典册的大手笔。牟应龙《困学纪闻序》写道“宋咸淳间,厚斋先生尚书王公以博学雄文闻于时,两制训辞,尔雅深厚,叹而服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奇传异书,蹟微隐奥,疑而问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1]虽然王应麟诗文多有散佚,但就现存

诗文来看,他也无疑是一位诗文兼擅的作家。有关王应麟的研究,应该说,已有相当的积累,但一直偏重于经史、学术思想和文献学方面,在疑经精神、学术思想、文献学方法的历史意义及其对清代考据学的启示方面发明较多^①,而涉及文学领域,除台湾学者许光明《王应麟研究》、庄谦一《王厚斋学术及其著述考》及大陆学者张骁飞《王应麟文集研究》对其文章略有评述外,^②专论其文学研究的论文,只有蒋秋华《王应麟的〈〈诗经〉学》和

收稿日期: 2013-03-11

作者简介: 蒋寅(1959—),男,江苏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学。

①有关王应麟的研究,可参看钱茂伟《王应麟与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嬗变》第一章《近五十年王应麟研究的学术史考察》的评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②许光明《王应麟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75年版;庄谦一《王厚斋学术及其著述考》,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张骁飞《王应麟文集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

汪春泓《王应麟与〈文心雕龙〉》两篇^①。严格地说,蒋文属于经学研究;汪文敏锐地注意到王应麟《玉海》、《困学纪闻》对《文心雕龙》的反复引用,巩固了《文心雕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颇有见地。近年,《词学指南》这部一直被忽视的文章学著作开始为学者所关注,出现李铠萍硕士论文《王应麟与〈词学指南〉研究》和祝尚书《试论王应麟〈词学指南〉的价值》、王水照《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词学指南〉的双重意义》等论文,^②但王应麟的整个文学研究尤其是诗学,只有刘珺珺《王应麟的词科学与文学》一文有所涉及,并注意到王氏“以文献学治文学”的学术倾向。

王应麟九岁通六经,从真德秀门人王栻学,得西山学术之传,又私淑吕本中,提倡朱子学,与黄东发、史蒙卿同为四明之学由朱变陆的关键人物。其学怨于陆、朱两家讲性理之失,立足于文献学取向,重考据,主实证,运用文献互证、考异、辨伪、辑佚、校勘、注释等方法治古书,开清代朴学之先声。其代表性著作《困学纪闻》,尤为清儒所重,梁启超称之为“清代考证学先导”,并说“一宋人书而注之者四家,其尊尚几等古子矣。”^[2]但同时,他偏重于考究文辞、名物而鲜探求义理的学风,也为一些经学家所鄙薄。毛奇龄曾将王应麟归入注释家,说“或博综典籍,胸有筐篋,如吴之韦昭,晋之郭璞,唐之李善、颜师古,宋之马端临、王应麟辈,并于经学无所预,降此而元明则绝响矣。”^[3]实则王应麟、马端

临与韦昭一流注释家之学,无论出发点还是归结都是不同的。

王应麟的学问指归,是鉴于当世习举业者沽名誉而不务实学的风气,追求博学,以通儒自期。他初登进士第,即曾有言“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秉先人遗志,闭门发愤,假馆阁书读之,“誓以博学宏词科自见”。^[4]博学宏词科始于唐代,属于不常设的恩科,多收文学优长之士。宋代沿其制而为常设制科,一科多则五人,少仅一名,历朝著名文臣多出其中。如吴开、陈岩肖、洪适、洪迈、周必大、吕祖谦、真德秀,均列名于此科。王应麟在宝祐四年(1256)中博学宏词科,是年本科独王应麟一人,见《宋史》本传。

在文学写作方面,王应麟博学多能,尤以制辞擅一时盛名,所纂《词学指南》一书,富赡而实用,堪为词科宝鉴,而诗学相比之下则不如词章之学那么专精。不过诗、文之理本自相通,王应麟论文章所持的观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诗论。《词学指南》一书表明,他论文首重体制。卷一引汪彦章(藻)语云:“今世缀文之士虽多,往往昧于体制。”^{[5]398}卷三又引真德秀语云“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识体制。”^{[5]452}足见他考虑文章写作问题,率将体制放在首位。甚至他使用“格律”一词,含义也近似体制。卷四云“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语赡。”^{[5]493}而照他的说法,“所谓格律,但熟考总类可

①蒋秋华《王应麟的〈诗经〉学》,《开封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汪春泓《王应麟与〈文心雕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2期。

②李铠萍《王应麟与〈词学指南〉研究》,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祝尚书《试论王应麟〈词学指南〉的价值》,傅璇琮、施孝峰主编《王应麟学术讨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珺珺《王应麟的词科学与文学》,《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增刊第2期;任竞泽《王应麟的文体学思想》,《济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王水照《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词学指南〉的双重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

也”熟考总类岂不就是把握文体的艺术规范?我们知道,体制的观念是由《文心雕龙》开始明确提出的。刘勰在《附会》篇写道:“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摘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自此之后,体制意识在诗文写作和评论中日渐突出,到宋代遂成为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说“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王应麟所引汪藻和真德秀的话也体现了同一语境下同样的理论意识,显示出宋代文论家对体制的普遍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王应麟在《词学指南》中再三征引《文心雕龙》——或许是古代诗学评著作中引用刘勰之说最多的一种,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考虑他的体制观念与刘勰《文心雕龙》的渊源关系。

二

尽管王应麟论文首重体制,但诗论中却未见有关体制的议论,而是典型地表现了宋代诗学评的另一个突出倾向,即耽于典故追溯、语词及修辞来历考索,尤其集中于陶、杜两集。治文献学史的学者已注意到,“留意考证引文、词语的出处,是王应麟考证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6]放在宋代诗学评的大背景下看,这也是当时流行的风气。正像许多宋代笔记那样,这种考索不无逞学的味道。比如这样的条目:

《演蕃露》云,搏黍为莺,不知何出。盖未考《诗·葛覃》注也。《细素杂记》不知麦秋出《月令》,亦此类。《能改斋漫录》考古语所出,详且博矣,然“首如飞蓬”见于《诗》,乃以左思赋为始;树桃李者夏得休息,见于《说苑》,乃以狄梁公事为始。若此者非一,是以

君子无轻立论。^{[7]1995}

吴曾《能改斋漫录》夙以记问之博著称,^①是宋代以考究词语来源见长的一部著名笔记,王应麟纠其不足,自然能显示他的学问渊博和见识精到。

宋代笔记、诗话每以考索杜诗语词出处来竞相炫学,王应麟《困学纪闻》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卷十八前半部有31则,约占全卷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考索杜诗语词或典故的出处,其中不乏僻典。如:

《出瞿塘峡》诗“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搏扶。”注不解五云之义,尝观王勃《益州夫子庙碑》云:“帝车南指,遁七曜于中阶;华盖西临,藏五云于太甲。”《酉阳杂俎》第十二谓:“燕公读碑,自帝车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位圣人当出。华盖以下,卒不可悉。”愚谓老杜读书破万卷,必自有所据,或入蜀见此碑而用其语也。《晋·天文志》:“华盖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阴阳而配节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证。以一行之遽于星历,张燕公、段柯古之殚见洽闻,而犹未知焉,姑阙疑以俟博识。^{[7]1905-1906}

这段考证虽最终未阐明五云和太甲之义,但毕竟找到了更早的出处,并引证相关资料,给进一步考究提供了线索。韩愈诸联句多用冷僻字,历来号称难解,《困学纪闻》也有一条专门加以考证:

韩文公《城南联句》“礼鼠拱而立”,出《关尹子》“圣人师拱鼠制礼”。《远游联句》“开弓射鹄毳”,《古文尚书》“驩兜”字也。《管子·短语·侈靡篇》云:“鹄然若謫之静。”即驩字。又《雨中联句》“高居限参拜”,《战国策》:“顿弱曰:臣之义不参拜。”二字本此。^{[7]1929}

①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能改斋漫录》记问亦博矣。”(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这种考索虽只是语料层面的推原,但以今天的理论眼光来看,也是广义的互文性研究,不能单纯地将求索出处视为炫博。比如夙来解说歧分、迄无定讫的李商隐《锦瑟》诗,旧注“蓝田日暖玉生烟”句,都引《搜神记》所载韩重、紫玉故事为之说,而王应麟指出它是化用司空图《与极浦书》所引戴叔伦句“司空表圣云,戴容州谓‘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李义山玉生烟之句,盖本于此。”^{[7]1950-1951}戴句与李句的相似性无疑更易让人理解李商隐的取意,王应麟的说法因而成为后来注家所重视的一种解释。

确知语词的出典,从理解诗作的角度说,关涉两个问题,一是保证文本正确,二是理解修辞。《困学纪闻》的考证有很好的例证,前者如:

《方言》:斟,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剧,谓之不斟,或谓之何斟。吕居仁《答曾吉父》诗“记我今年病不斟”,盖用此。而不知者改为“不禁”。《韦玄成传》“五世圻僚”,言五世无官也。吕成公铭汤烈母云:“汤世圻僚,委祉于后。”而婺本改为“圻辽”。东坡《春帖》用“翠管银罍”,出老杜《腊日》诗,而注者改为“银钩”。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误书”之语也。^{[7]1996-1997}

由于不明出典,前人往往误改古人文字。王应麟通过本朝文字为人误改的三个例子,说明了了解出典对于校勘文字的重要。后者如韩愈《题临泷寺》诗“离家已五千”,旧注引沈约《安陆王碑》“平涂不过七百”句,而王应麟则认为本自《尚书》“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根本毋须泛引。后来翁元圻注更引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发明此义道“退之诗云‘夕贬潮阳路八千’欧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或以为歇后语,非也。《书》:‘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也。’《论语》:‘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注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7]1942}顾嗣立《韩诗补注》也曾引前人之说,曰“《汉高帝纪》提三尺取天下,及《韩安国传》本无剑字,古有如此造语者。何不引此以正之?”前人诗话对此类数字,常解作歇后语,王应麟引《尚书》之例为证,避免了曲解修辞。

王应麟这种注意典故、语辞来历的癖好,应该与宋代诗坛普遍的尊杜风气有关。杜诗以“每饭不忘君”的道德色彩和“无一字无来历”的典范性被宋人尊奉为一代楷模。王应麟也不例外,同样很推崇杜甫,尝言“李义山《韩碑诗》谓昌黎文‘若元气’荆公谓少陵诗‘与元气侔’。唯韩、杜足以当之。”^{[7]1928}但他同时又举宋人的不同意见,表明对学杜的可行性有若干保留意见:“山谷《与赵伯充书》云,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后山谓山谷得法于少陵。朱文公《跋刘病翁诗后》云:李杜韩柳,初亦学《选》诗,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学可学。”^{[7]1928}这种见解既不同于诗坛毫无保留地尊杜的态度,也与历来认为杜可学而李不可学的通行看法异趣。它植根于王应麟的诗歌观念,即多读书而不用。他曾说:

或问崔德符作诗之要,曰:“但多读而勿使,斯为善。”张芸叟晚作乐府百余篇,自序云:年逾耳顺,方敢言诗。^{[7]1981}

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严羽《沧浪诗话》的看法“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在他看来,诗歌以抒情为主,优秀的抒情诗自有特殊的材料和内容,与书卷多少无关,但不多读书,又不能熔铸这些材料和内容。这不正是多读书而不用意思么?相比唐人,他认为本朝诗人有“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倾向,“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

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完全背离了诗歌的抒情本质。王应麟留下的批评本朝诗歌的文字不多,但他反对多用事、堆砌书卷,是与严羽对宋诗的批评一致的。这有可能是针对江西派末流而发,他对黄庭坚还是相当推崇的,曾说“山谷诗晚岁所得尤深”,又引魏了翁“以草木文章发帝机杼,以花竹和气验人安乐”之语,^{[7]1972}足见相当赞许。

三

王应麟对诗文语词、典故的考索,虽以互文性为指归,但在意识上并不以互文性为终极指向,毋宁说是着眼于独创性的。在论及寒山子诗时,他不只注意到“如施家两儿,事出《列子》;羊公鹤,事出《世说》。如子张、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猎广博,非但释子语也”;还欣赏其“对偶之工者,青蝇、白鹤,黄籍、白丁,青蚨、黄绢,黄口、白头,七札、五行,绿熊席、青凤裘”,都不落常套。至于《楚辞》体诗“有人兮山陔,云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难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独立兮忠贞。”他称赞说“尤超出笔墨畦径”,^{[7]1945-1946}他的诗歌旨趣显然是以独创性为衡量标准的。唯其如此,他对语词、典故的考索,最终立足于一种文学性的互文研究。具体地说,就是凭借博学发现古今诗歌创作的相似性,

从而提出独到的见解。

首先,王应麟凭藉丰富的历史知识,常能从不同时代的作品中看到作者精神的相通。陶渊明《读山海经》其十写精卫: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这首诗自宋代以来就因为第三句或作“刑天舞干戚”而产生解释的分歧,^①虽然今人多取“刑天舞干戚”,但我觉得还是不如“形夭无千岁”好。陶渊明在浓墨重彩地赞美了精卫(刑天)的意志和勇气后,吐露了难以抑制的理想幻灭和时不我待的绝望。王应麟说:“陶靖节之读《山海经》,犹屈子之赋《远游》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为流涕!”^{[7]1917}足见对屈、陶两大诗家的精神共鸣极深。

其次,王应麟常从诗歌作品的艺术表现追溯其取材对象。他指出毛滂《上曾枢密布》“不须买丝绣平原,不用黄金铸子期”一联,系分别脱胎于李贺、贯休诗。上句本自李贺《浩歌》“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下句本自贯休《古意》“几拟以黄金,铸作钟子期”,^{[7]1936}让我们看到宋代诗人在江西派“脱胎换骨”之说影响下形成的“以故为新”的写作风气。王应麟还据《宋书·乐

①周必大《二老堂诗话》“陶渊明山海经诗”条“江州《陶靖节集》未载,宣和六年,临溪曾纮谓靖节《读山海经诗》,其一篇云‘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不贯,遂按《山海经》有云‘刑天,兽名,口衔干戚而舞。’以此句为‘刑天舞干戚。’因笔画相近,五字皆讹。岑穰、晁咏之抚掌称善。予谓纮说固善,然靖节此题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终始记夸父,则此篇恐专说精卫衔木填海,无千岁之寿,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并指刑天,似不相续。又况末句云‘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何预干戚之猛耶?后见周紫芝《竹坡诗话》第一卷,复袭纮意以为己说,皆误矣。”([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656页)又见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跋向氏邵康节手写陶靖节诗》,不如此文之详。方回《桐江续集》卷一二《辨渊明诗》小序亦云“渊明《读山海经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夭无千岁,猛志故常在。’此四句皆以指精卫也,谓此禽之寿焉有千年,而报冤之意未尝混耳。若所谓形天兽名,口中好衔干戚而舞者,《山海经》信有之,曾纮偶见此,即改‘形夭无千岁’为‘刑天舞干戚’,然辞意不相谐合。盖近世读书校讎者好奇之过也。予谓‘形夭无千岁’为是,不当轻改。”

志》提到《楚辞钞》以《九歌·山鬼》篇增损为《陌上桑》,举苏东坡因陶渊明《归去来辞》为词相比类,^{[7]1940}以见古今人写作方式相通的情形。

再次,王应麟的博学强识也使他能洞见一些诗作艺术构思的相似。他曾指出“李义山咏贾生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马子才咏文帝云‘可怜一觉登天梦,不梦商岩梦擢郎。’虽同一律,皆有新意。”^{[7]1937}马子才名存,鄱阳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越州观察判官。诗中梦擢郎用邓通事。《汉书·佞倖传》载:邓通以擢船为黄头郎,文帝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推上天,顾见其衣尻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名通。邓犹登也,文帝甚悦,尊异之。此诗言文帝不梦周朝开国功臣传说,而独梦佞幸邓通,岂非与夜召贾谊不问国事只问鬼神同一可哂?

王应麟由文献学入手治文学,细致梳理文学史,还钩稽出一些文学史知识。比如《诗苑类格》谓回文出于窦滔妻之作,王应麟指出,《文心雕龙·明诗》已云“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又傅咸有回文反复诗,温峤有回文诗,这都是早于窦滔妻苏蕙的例子。^{[7]1926}此说后为严羽《沧浪诗话》所取。我们再看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三“回文诗”条,仍引梅庚注,停留在辨道原为贺道庆,系后于苏蕙的刘宋人的层次上,便不能不佩服王应麟的博学慎思为不可及。又如联句之体的由来,前人多以为起于柏梁诗。《文心雕龙·明诗》云“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皮日休《杂体诗序》也说“柏梁七言,联句兴焉。”后林少颖《书说》认为源自《夏书》载五子之歌,何焯则说始于皋陶赓歌。宋代方勺《泊宅编》提出联句起于《式微》的假说,引刘向之说为证。王应麟也引《列女传》:“《式

微》,二人之作。”谓联句始此。^{[7]1920}虽然后人未必信从,以为附会^[8],但作为一种溯源的假说,还是可备一说的。他还就梁元帝《赋得兰泽多芳草》诗,指出“古诗为题见于此”,也可为治诗史者参考。^{[7]1952}

最后,王应麟《困学纪闻》辨证前人记载诗歌文献之疑误,也颇可资考证,如指出《本朝绝句》中郑樵《咏汉高祖》乃唐于季子诗。又如“曾文昭公《河间》诗云‘南北车书久混同,河间今有楚人风。独惭太守非何武,已见州闾出两龚。’谓彦和兄弟也。《童蒙训》以为曾子宣布作,恐误。”^{[7]1982}又如“徐师川以谏议召,程致道在西垣,封还除书,言与中贵人唱和,鱼须之句,为人所传。朱文公《语录》云‘师川游庐山,遇宦者郑谔,与之诗。’后村谓徐集不载‘鱼须’之篇。愚考集中有《次韵郑本然居士》云‘颇知鹤胫缘诗瘦,早弃鱼须伴我闲。’本然居士,岂即郑谔欤?”^{[7]1983}顺便提一下,王应麟所举的本朝诗作,如朱翌《咏昭君》一绝及“三径谁从陶靖节,重样惟有傅延年”、“无人马为二,对饮月成三”,今本《灞山集》都失收,可供补遗。

四

谈王应麟的诗学,不能不指出其思想观念的保守色彩,这是与他理学家的思想方法分不开的。他论诗首先本着有德者必有言的传统观念,“论诗者观其大节”,^{[9]637}所以推崇朱熹为“中兴冠冕”,说“晦翁言诗以三百五篇为根本。翁诗为中兴冠冕,岂别目鉢心有意于诗哉?本深而木茂,实大而华荣。竹洲亦然,节行事业之外,诗文超逸绝尘,宜凤毛之世美也”。^[10]以他对朱子的推崇,这倒也可以理解,但他一方面尊陶潜、杜甫“卓然为诗人之冠冕”,同时又说“谢灵运、王维之流不足数也”,^{[9]637}就未免让人觉得成见太深了。持这样的态度论诗,王安石的遭遇就不

难想见了。《困学纪闻》卷二十论王庭秀《磨衲集》云:

考其议论,以郑介夫为妄言,陈少阳为鼓变,是熙、丰之法度,非元祐之纷更。谓党人子孙为谬赏,谓苏、黄文章为末艺。甚者拟程子之学于墨、释氏,而以《易传》为谢、杨删润成书,其反理诡道甚矣。诋赵、张二相尤力。盖自绍圣以来,奸儉茂恶,家以荆、舒为师,人以章、蔡为贤,邪说波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祸,萧艾不薅,士习熟见闻。至绍兴间,邪说犹肆行,笔之简牘,不耻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于洪水猛兽。吁,风俗移人,可畏哉!”^{[7]2107}

正像当时许多士大夫一样,王应麟对王安石显然也有着强烈的敌意。职是之故,他对王安石《明妃曲》之类直言犯上的诗作就更难以容忍了:

雁湖注荆公诗,于《明妃曲》“汉恩自浅胡自深,人间乐在相知心”,则引范元长之语,以致其讥。《日出堂上饮》之诗“为客当酌酒,何预主人谋”,则引郑氏《考槃》之误,以寓其贬。《君难托》之诗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谗言入耳须臾离”。则明君臣始终之义,以返诸正。愚按:杨元素绘谓,介甫诗“今人未可轻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睹其行事,已颇类之矣。言,心声也,其可掩乎?^{[7]1959}

王安石《明妃曲》“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四句,能以人贵相知的朴素真

理超越传统的夷夏大防,寄托士大夫在君臣关系上的期待,在封建时代可以说是极为大胆的,故而当时虽也曾遭非议^①,但终究博得后世有识之士的赞赏。相比之下,王应麟的议论则典型地体现了正统观念的保守色彩。至于《日出堂上饮》,且不说今本李雁湖注无引郑玄《考槃》之误的文字,贺裳更认为此诗“摹写怡堂之习,真堪痛心疾首,未数语即《魏风·园有桃》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也,此风雅正传”。^{[7]1959}

王应麟的考证也有失之穿凿的地方,如卷十八说《新安吏》“仆射如父兄”出《诗·汝坟》“虽则如燬,父母孔迩”,并引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探道欲度羲皇前,论诗未觉《国风》远”,^{[7]1898}即失之迂远。总的说来,王应麟于诗究非专门,不脱宋代笔记、诗话注重细节而拙于艺术品味的缺陷,他所欣赏的一些诗作,往往给人手眼不高的感觉。如:

“衣上六花非所好,亩间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齐民暖,恨不偏于宿麦深。”雪诗无出晏元献殊、韩持国之右。^{[7]1964}

何焯评曰:“径直少味,以诗论,非佳句。”又如:

任元受《七夕》“切勿填河汉,且留洗甲兵”,意亦新。^{[7]2004}

何焯评曰:“意自佳,但恐与上文难胶附。”不能不说非常中肯。

王应麟以多年掌两制,多撰词科之文,尤

①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六引黄庭坚语云:“往岁道出颍阴,得见王深父先生,最承教爱。因语及荆公此诗,庭坚以为词意深尽,无遗憾矣。深父独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无南北”,非是。’”又引范冲云:“臣尝于言语文字之间,得安石之心,然不敢与人言。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怆感伤。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上册第141-142页)罗大经《鹤林玉露》也斥其悖理伤道,曰:“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弃其夫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下册第1959页)

其留意于偶对俪辞。《困学纪闻》卷十九论骈文,多集中于对仗,论诗也每注意对仗。如称薛士龙《读三国志》诗“左角蛮攻触,南柯檀伐槐”为“的对”,而何焯指出它是偷苏东坡《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左角看破楚,南柯闻长藤”之语,并说“此等语工而无味,即自己出,尚非佳处”。^{[7]2002}王应麟又举“平园诗生戎马、死佛狸,荆公诗生白、杀青,皆佳对”,何焯一言以蔽之,曰“皆不工。”^{[7]1991}王应麟还指出鹤山诗“只期玉女是用谏,肯为金夫不用穷”本于孙临“不逢韩玉汝,可怕李金吾”之对,似乎也颇赏其字面对仗之工,而何焯却批曰“恶对。”^{[7]1992}凡此都足以印证全祖望对王应麟论诗文“辞科习气未尽”的评价。^[11]

作为一位学殖渊博的学者和作家,王应麟在学术史上不以诗学著名,他在诗学方面也没什么值得瞩目的建树,但他以文献学方法治诗学的路子,直接开启了诗话、笔记中偏重于考订诗文的一类著作,清代吴景旭《历代诗话》,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二十四两卷,颇沿其风。由此看来,王应麟对后世诗学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在考察考订类诗话时,我们不可忽略王应麟的开风气意义。

参考文献:

- [1] 牟应龙. 困学纪闻序[M]//王应麟. 困学纪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2]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72.
- [3] 毛奇龄. 复章泰占质经问书[M]//毛奇龄. 西河集:卷二十一. 四库全书本.
- [4]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2988.
- [5] 王应麟. 词学指南[M]//王应麟. 四明文献集. 中华书局,2010:398.
- [6] 孙钦善. 中国古文献学史[M]. 中华书局,1994:667.
- [7] 王应麟. 困学纪闻[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8] 赵翼. 陔余丛考:卷二十三[M]//赵翼. 赵翼全集.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405.
- [9] 王应麟. 闾风集序[M]//王应麟. 四明文献集:补遗. 中华书局,2010.
- [10] 王应麟. 兰皋集跋[M]//王应麟. 四明文献集:补遗. 中华书局,2010:641.
- [11] 全祖望. 深宁学案序录[M]//王应麟. 困学纪闻:附录.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209.

Wang Yinglin's Poetics: Textual Feature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Poetics

JIANG Yin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While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a preeminent philologist, Wang Yinglin also distinguished himself in literary studies and is particularly known for his philology-informed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of literary works. Though poetics is not his specialty, his critical practice demonstrates the prevailing trend of poetry criticism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with its emphasis on the source study of words and allusions, is of the category of broad intertextual inquiry. Wang'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poetics lies in the fact that he has not only provided correct texts and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figures of speech but also offered new understanding of some issues in literary history since as a man of great erudition, he is quick to discern similarities i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etic creations. His poetics is elucidated in his book *Kunxue Jiwen* and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poetry criticism of later generations and particularly inspired the poetics of Qing Dynasty.

Key words: Wang Yinglin; *Kunxue Jiwen*; influence on the poetics

(责任编辑:梁临川)